老田的甜蜜

李春雷

您知道河北雄安新区的红莲小区一天产生多少垃圾吗？

不知道。

可田井安知道。

160桶。

每天早晨7点半，田井安都会准时上班。那里，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地下空间。他按照工作步骤，小心翼翼地把垃圾桶从四面八方推到一个固定位置，配合机械将垃圾倾倒进密闭容器，以便于集中处理。然后，再将垃圾桶推回原地。如此程序，每天3轮。

工作时间呢，每天8小时。

客观地说，这个岗位是种简单劳动，但对于他来说，却是尊贵，却是知足，却是快乐。

说起来，老田真是一个苦命人。

1965年10月，他生于安新县小王营村。他的父母，均目不识丁，3个姐姐哥哥都不曾上学，只有他学历最高——小学三年级。辍学后，参加生产队劳动。

田井安永远难忘那种饥饿的感觉：肠胃火热、收缩、痉挛、绞痛。看着天上的日头，模模糊糊、扁扁圆圆；看着周边的一切，真真假假、弯弯曲曲。

改革开放后，温饱问题解决了，但随着两个哥哥盖房、结婚，家里外债累累。恍然间，他25岁了。为了他的婚事，父母不得不再次举债，盖起3间土坯房。27岁的他终于成婚。但不久，女人在生下一个女婴后，无踪无影。

田井安带着女儿生活。他确实没有什么技能，只会种地。孤独，是唯一的朋友。

2015年春天，田井安突然昏厥，继而浑身出虚汗，四肢无力。医院检查，是严重心脏病，必须进行搭桥手术。手术费呢，最少10万元。

天啊，他哪有这么多钱。这个40多岁的汉子，夜夜战战兢兢，天天唉声叹气。

2017年4月1日，国家公布雄安新区设立，而他们村，竟然是起步区。随即，这一带便开始了大规模规划和搬迁。

在小村逐渐消失的过程中，老田的命运悄悄变化了，而他生命的另一半，也翩然登场了。

李书梅，1970年生于承德山区农村，后来嫁到雄安新区附近的白沟镇，经营箱包生意。2000年，丈夫病亡，企业倒闭，她不得不四处打工。雄安新区成立后，她来到这里。

要说田井安，虽然文化程度低、没技能，却是憨厚善良、踏实肯干呢。

李书梅马上联系北京航天总医院，安排心脏病手术。她拿着病历，楼上楼下跑，挂号、缴费、签知情同意书。很快，3根“桥”搭起来了，花费17万元。

田井安深深庆幸，这个温柔善良却又敢说能干的女人，就是自己命中的贵人和天使。

2020年8月，他们正式结婚。虽然没有大办，但那一天，他们像青年人一样，都穿着红艳艳的婚服。

在李书梅善意而又严格的管理下，田井安的生活完全改变了。每天洗澡、刷牙、吃水果、戒烟。同时，还有体育活动——甩大鞭。不仅练臂力，还提高肺活量。牛皮编的鞭子，足有3米长，他站在旷野上，抡圆了胳膊，“啪”的一声，脆生生炸响，震得树梢上的麻雀扑棱棱乱飞。他叉着腰，仰头笑一阵，像打了一场大胜仗。另外，就是跳舞，两人特意参加了舞蹈培训班。

两年之后，田井安完全康复了。原来体重85公斤，肥肥胖胖。现在呢，减至70公斤，精精壮壮。更主要的是，原来疲疲沓沓、灰头土脸，现在红光满面、身手矫捷，走路噔噔噔，笑声哈哈哈。

浑身有劲，闲着无趣。60岁不到，还是要工作。

于是，社区推荐他到红莲小区地下空间，专职保洁，负责运送垃圾桶，月薪3000元。

小区生活垃圾，统一放置于地下空间。

地下空间里，最多的是汽车。

每天在汽车之间，推送着垃圾桶。看着一辆辆光光亮亮的汽车，田井安心里说，别看我是清洁工，我可是雄安户籍呢。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开着汽车正在头顶的地面上跑，他的身心，也像汽车一样，飞驰起来了。

傍晚下班，简单用餐后，就换上棉柔衣服，去散步，去跳舞。

而他的工作服，每三两天，李书梅就会洗一遍，烫一烫，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。他的工作服，也是红色。那是他们婚服的颜色，也是喜庆的颜色。

有时候，田井安也会回到小时候住的地方。

消失的小村，早已变成雄安新区中心，一座座标志性的宏大建筑拔地而起，中国星网雄安总部办公楼、中国中化大厦、中国华能总部大楼……这些，距离他的旧居，只有几百米。

他远远地看着这一切，看着看着，浑身就充满了一股神奇的力量。

是的，这些年来，他从来没有感冒，从未去过医院。

田井安的所有日常，就是勤勤恳恳地工作、实实在在地生活。

每天早晨7点钟，他早早地吃过饭，换上工作服，步行上班。迎着初升的朝阳，脚下像踩着一架架崭新的钢琴，进入岗位。

那些垃圾桶，有红色的、蓝色的、绿色的，有轻的，有重的，就像一个个舞伴，推着，扶着，揽着，抱着，有温度，有节奏，有热情。

田井安这样想着，就更爱它们了，就更爱这座城市了。

的确，正是它们，正是这座城市，给了他健康、力量和快乐。

用好减法

王秉良

摄影是一门“减法的艺术”，当我们用相机去拍一张照片，取景框内的物象并不会天然形成需要的作品，各种物象是纷繁无序的，需要我们依据主题，从杂乱无章的画面中减掉干扰主题的部分，提取真正需要的元素。摄影中，特写就是一种减法，把镜头推近，让一张脸、一双眼睛占满画面，世界其余的部分便被悄然隐去了。

模糊背景也是一种减法，景深变浅，前后那些杂乱的轮廓便虚化成一片暗影，视线只能落在唯一清晰的事物上。1991年，摄影家解海龙在安徽省金寨县拍摄的《大眼睛》，曾被用作希望工程的宣传画。教室里坐了很多小学生，解海龙将镜头聚焦到大眼睛女孩苏明娟身上，黑白胶片褪去了纷繁的色彩，让人只被小女孩充满求知欲的眼神深深吸引。这就是减法产生的效果。

绘画通常是“加法”，在白纸上一笔一笔把物象描绘上去，但这种加法里也是有减法的。南宋梁楷的《太白行吟图》中，李白的侧脸面容勾勒得还细致些，身上的袍子却只用寥寥数笔勾出轮廓，衣服的线条简括遒劲。这种笔墨减法，把洋溢着空灵、浪漫诗仙气质的李白画活了。齐白石画《借山图册》也是如此。他“五出五归”，走了半个中国，看过无数真山真水，把那些山水“剪裁和提炼”成笔墨极简的画面。现存的22册画稿，没有复杂的皴擦点染，用色也明艳而单纯。如《洞庭君山》，只用几笔勾出，就如一拳顽石。近处有一片帆船，远处浮现一轮红日，除此之外全是留白，浩渺的洞庭湖和空阔的天宇却都在画中了。白石老人说，“凡天下之名山大川，目之所见，或耳之所闻者，吾皆欲借之”，可“借”到纸上时，他又“胸中山水奇天下，删去临摹手一双”，一座山往往只剩下几根线条和一块颜色。他减去了物象的繁复，用自己的心神对它做了再加工，在笔端凝练了山水的精魂。

雕刻也是如此。米开朗基罗致意大利学者贝内代托·瓦尔基的亲笔信中就写道：“我所理解的雕塑，是通过去除材料的方式完成的。”减去之后，留下的才是圆满的成果。

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每天大概都像一张没有经过裁剪的照片：上面什么都有，都占着一个位置，可你盯着看久了，却常常说不清到底拍了什么。这就需要我们用选取角度、框定局部、虚化冗余的减法，来聚焦真正重要的东西。

1997年，苹果公司曾濒临破产，据说，乔布斯回归后做的第一件事，是与几十个产品团队开会，对所有产品进行评估，最终他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四格图：上面两格写“普通用户”和“专业人士”，下面两格写“台式机”和“笔记本”。他砍掉了70%的产品和型号，只集中研发生产4款产品。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。

有人说，“成长是做加法，成熟是做减法”。一个年轻人成长过程中，在身上堆叠经历、学识、修养以及各种追求，这是必要的，因为没有足够的“多”，就无从辨认“少”的分量。可当一个人终于知道哪些东西可以从画面里拿掉，他便不会再被满满当当的现实所困。裁掉一些，模糊掉一些，才会在人生画面里留下真正要紧的事物。

减法里不仅有成功之道，也有安心之法。老子说：“少则得，多则惑”。我们应该时时自问一下：眼前这个东西，心中这份执念，究竟是不是多余的？人生的底片装不下所有风景，你总要选一个角度，框住一片天地，然后把剩下的交给缘分。过多的欲望会困住脚步，繁杂的琐事会遮蔽本心，冗余的执念会消耗自我。我们大可不必贪多求全，奢望事事圆满。愿我们都能删去浮躁焦虑，留下从容淡定；删去执念纠葛，留下纯粹热爱；删去浮华贪求，留下本心澄澈。

文思

草原上有渔船

兰世秋

岐山草原地处重庆市云阳县清水土家族乡。我们来的时候，花海已不显，雾气腾腾，整个草原都变得朦胧。

沿着草场往里走，视野忽然被一些轮廓打断。远远看过去，是船的样子，真正的渔船的样子。一艘挨着一艘，排列在草地上，船头微微翘起，朝着同一个方向，仿佛还保持着即将起航的姿态。

我在原地愣了一下——这里是海拔1500米的高山草甸，离长江好几十公里，船怎么会在这里？

真的是船！走近了才看清，它们显然是被有意安放在这里。船体完整，漆过的铁壳船身带着风吹日晒的旧色，有些船身还保留着原来的船号，笔画粗拙，一看就是多年前刷上去的。

钻进船舱，里面已被改成了客房，床铺平整干净，墙上挂着渔具——蓑衣、网梭、旧时的灯盏，不像是装饰，倒像是船上原本就有的东西，原样留了下来。

整整84艘渔船，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。

我向同行的人打听它们的来历。原来，这些都是退捕的渔船，从长江上拖上来的。2021年1月1日起，云阳境内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开始了为期十年的禁渔，渔民们拿到补偿，转产上岸。

云阳一带退出的渔船有500多艘，渔民1000余人。船收上来了，怎么处置成了一个不算小的问题。全部拆掉当废品卖，干净利落。但有人觉得可惜，对打了半辈子鱼的人来说，船不只是工具。

后来县里做了决定，把这84艘退捕渔船集中吊装转运到岐山草原，交给县属国企改造，做成民宿。于是，这些原本在江上漂着的船，被一艘一艘地运上了山，停在草甸上，成了特色民宿。还是原来的船壳，船号也没有抹掉，只是里面换了天地。

退捕渔民吴兴军带着妻子特意来住了一晚。那天，夫妻二人走到船边，在月光下静静地打量这艘陪伴他们多年的老船，目光抚过船身的每一处痕迹，吴兴军轻声感慨：“我们夫妻在船上吃住生活了12年，都有感情了！”

这艘船在长江上漂了12年，承载着4300多个清晨的出发和黄昏的归航。而现在，它安静地停在岐山草原上，船头的方向朝着来时的长江。

雾似乎又浓了一些。我站在渔船小屋的船头，仿佛行驶在有雾的江面上，只不过耳畔是山风掠过草原的声音。

多少年来，长江上捕鱼的人家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他们的渔船不大，船头是劳作的地方，船尾是生活的空间。一家人吃住在船上，船随水流，日子也跟着江水起伏。

渔船，散落在长江及其支流的各个角落。但长江的资源终究是有限的，为保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、修复水域生态环境，“十年禁渔”开启。一艘艘渔船被集中收置。而这84艘船，被摆在了岐山草原上，这，或许是最妥帖的方式。

雾消散了，太阳透过林梢把暖意铺洒下来。船身还残留着江水的痕迹，船板还刻着岁月的纹路。渔船连同它们承载的日子、发生的故事，都停在了这片海拔1500米的高山草甸。



▲中国画《红旗漫卷西风》，作者郭味蕖，辽宁省博物馆藏。

黑豆

梦野

把夏天落在身后
从豆丛里钻出　那一股股风
也是深褐色的

风还在吹着　奔跑的豆荚
碰到了我的手指
圆滚滚的秋天
啪嗒地蹦出

连枷欢唱着
从这一村　到那一户
停不下来的还是风
把一颗颗黑豆挑拣出来

把日子晾干
那黑豆就进入了粮仓
停不下来的还是风
在每颗满怀心事的黑豆里
悄悄藏着

大地

兔儿萝卜

原因

在家乡，萝卜也有绰号：白兔。

细想，萝卜白白胖胖的块根的确像被提溜着耳朵的白兔。不知道它在地下生长时，会不会像兔子一样蹦跶。我听到过一种浪漫的说法：它像人参和何首乌一样，在月光下会行走。它应该是一种活泼泼的生灵。

“走，撵兔子去！”这话有点像猎人说的，却是我们少年时代邀约着去拔萝卜的暗号。

一个仲夏的傍晚，王磊邀约我们几个初中同学到他家玩。

他家立在村尾的一片菜园边。上了楼，月光正好，看得清窗外楼下王磊家的菜地里，萝卜绿叶摇摇，很多都拱出一截身子，像温润的白玉，更像一只只探头探脑的白兔。

“走，撵兔子去！”有人提议。大家摩拳擦掌，蹑手蹑脚下了楼。

油油一片绿畦里，顿时多了几个黑影。低头、弯腰，用力拔起一个又一个萝卜。攥住羽状叶缨，就像揪着兔子的双耳。

忽地有人低声喊：“有情况，卧倒！”原来有个人正在向我们逼近，手里拿着一支手电筒。

那是王磊的父亲。

大家立马卧下，屏住呼吸。萝卜叶子在耳畔簌簌作响，月光明晃晃地泼洒下来，手电筒的光柱像探照灯一样扫来扫去。那身影慢慢朝我们走过来，我都看见他脚上穿着的解放胶鞋了，手心不由沁出了冷汗。然而，那身影却在即将走到我身边时调转头，大步流星走回屋去。

大家松了口气，在沟渠边把“战利品”清洗干净，回屋上楼。

萝卜切成小方块，用盐腌渍一会儿，“逼”去辛辣汁水，加上辣椒面、香醋、酱油，拌在一起，就是一顿美餐。然而，这些东西厨房才有，这就需要王磊去取。王磊正犹豫，楼梯传来动静，王磊的父亲走了上来。大家一阵慌乱。他父亲却把一个菜盆放在桌上，里面装着各种作料，甚至还有一包那年头稀缺的白砂糖，口里说：“你们几个同学，好好玩吧！”转身就下楼去了。

在短暂静默后，有人大声重复刚才在萝卜地里的话：“有情况，卧倒！”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爆发出一阵笑声。

酸甜咸辣，一口下去，脆嫩多汁，那个夏夜，是那么的有滋有味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“白兔”，在中国人的菜地里“筑巢”已经几千年。在《本草纲目》里，它的名字是“莱菔”，李时珍还在书中写下这只“白兔”的9种吃法：“可生可熟，可菹可酱，可豉可醋，可糖可腊，可饭，乃蔬中之最有利益者”。

我最钟爱的吃法是，一条鲫鱼两面煎黄，添水煮至汤色乳白，下萝卜丝，放几段红辣椒，投少许花椒，出锅撒葱花与芫荽。如此成就的一锅，鲜甜得不可方物。在色彩斑斓的锅里沉浮的萝卜丝，会让人想起蹲伏在灌木丛中的白兔。

对这只能解决人间饥渴、温暖百姓日常的“兔儿”，民间还流传着“萝卜进城，药铺关门”的谚语。

其实它的可爱，远不止快意舌尖和养生。

我看过一出古装剧，其中有这样一幕——钦差微服察访灾区，在当地官员窗下听到这样的对话：“娘子，你吃瘦的！”“官人，你吃肥的！”钦差怒气冲冲踹开门，大喝：“百姓食不果腹，你们却在此大吃大喝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低头一看，两夫妇案上摆的是一碗红、白萝卜。钦差顿时愧悔得连连致歉。真是“萝卜白菜保平安”啊。

不久前，一位画家送了我一幅水墨丹青，画的是萝卜。画中，几片青绿的羽状裂叶向上舒展，胖胖的块根如一只半倚半伏的白兔，静静守候着一方属于自己的洁净，让我爱不释手。

多味斋

四只“沙漠鸟”

兰天智

沙丘挽着沙丘，一条长长的沙土路，在浩瀚的沙海里延伸，延伸……路的尽头，一套银灰色的装置突现在地平线上。富满油田满深8计转站，到了。

这座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“肚脐眼”上的井站，是富满油田最偏远的计转站。放眼望去，四周除了漫无边际的黄沙，几乎别无生物。

“嘀嘀……”车笛声在空旷的荒野里格外响亮。

王晓燕从野营房推门而出，小跑着过来打开栅栏门的铁锁。红工服外系着碎花围裙，如一颗燃烧的小火星。

4间房，4个人，一座计转站，14口油井，是这里的全部。

王晓燕和丈夫徐大军于2022年初春从甘肃张掖来到这里。站上另外两人，一个是来自四川的黄玉华，一个是甘肃老乡张彦琪。王晓燕做饭时，总想着照顾南北口味：“一般做3个菜，一荤一素，再拌个凉菜。米饭和面食换着来，尽量让大家都吃出家的味道。”她边择菜边笑着说。

早餐后，3个男人如离开窝的小鸟，扑棱棱“飞”向沙丘间的油井，巡查每一口油井的运行情况。这些油井就像他们的孩子，每个“孩子”的脾性，他们都懂。

沙尘暴是这里的常客，一年有近300天是风沙天。最严重的时候，白昼瞬间被刮成黑夜，低头看不到自己的脚。

今年3月的一天夜里，大风刮断了变压器线路，主控室屏幕突然黑了。深夜1点多，满深11井突然停电，必须及时去关井，否则造成管线冻堵甚至刺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徐大军和黄玉华爬起来，驱车赶往20多公里外的井场。风沙裹着黑夜，把车灯揉成两团昏黄的光点。他们在沙漠里摸了3个多小时，才把井关了。

“大风狮吼狼嚎般，似乎要把野营房掀起，沙子打在铁皮上噼啪作响。3点了，他们还没回来，我担心迷路了。”王晓燕心里急得像猫抓，不停地给徐大军和黄玉华打电话，一直无法接通。直到凌晨4点多，门外才传来熟悉的发动机声。

遇上风平浪静的好天气，收工后，王晓燕会牵着徐大军的手，两个人在附近的沙丘上漫步。来到大漠深处，两颗心贴得更紧。徐大军下班早时，会陪王晓燕洗菜、做饭。王晓燕翻出手机里的一段视频：徐大军手搓着拉条子，身子随着音乐滑稽地扭动着。他俩把沙漠里艰苦、寂寥的日子过成了诗。

2019年夏天，黄玉华来到富满油田满深区块，从满深1到满深8计转站，每一座计转站的建设里都有他的身影。7年多，他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。第一个女朋友谈了一年多，因见不上几次面，吹了。第二个、第三个，也都是相同的原因，散了。

张彦琪则以画画驱赶寂寞。画胡杨，画石油工人，画沙漠里的动物。他还画了一幅特别的画——一位身材苗条、长发飘飘的姑娘，服饰简单时尚，唯独脸部是空白。没人知道那是谁。沙漠里，每个人的心事，总带着说不清的期待。

采访过程中，4只沙褐色的沙漠鸟不时“啾啾”地叫几声，清脆的叫声在空旷的沙海里悠悠回荡。

王晓燕说，她刚来时只有两只。后来，又飞来两只。他们的剩菜残羹，就是沙漠鸟的一日三餐。鸟，也成了他们的伴儿。她还拍下4只鸟的照片：一根干枯的树枝上，迎风站着4只鸟，背景是深邃透彻的蓝天。

我突然觉得，这4个人，不就是这同一棵树上的4只沙漠鸟吗？他们不嫌弃环境，不择条件，以孤独为伴，与寂寞为伍，在大漠深处战风沙、斗酷暑、抗严寒，默默守护着一座座井站。而井站连着的，是国家的能源安全。

遇见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，非AI（人工智能）创作或编辑。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程　红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　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　邮政编码：100733　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　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　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　定价每月24.00元　零售每份1.80元　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